

李

溫

陵

集

李溫陵自序

自有書四種一曰藏書上
下數千年是非未易肉
眼視也故以藏之言當藏
於山中以待後世子雲也

一曰楚書則吳知已書問
所之數切近世學者膏
盲阮中其痼疾則必以
殺我矣如楚之多當楚
而棄之不可為也楚之

後又有別經名為老若雅
同是熱書而另為卷目則
知熱者熱此多物說之四
十四篇真為可喜貴聖
之精微闡日用之平

常可使讀者一為目便去
入聖之途雖出世之非假
七位如傳注則是其入
而閉之門非以誘人實以
絕人多為乎可其為說

原於看朋友作時文故誤
書之依時文然不依者故
多也今既刻說書故每熱
書之刻每藏書中一二
論著之刻熱者不收然

藏者不復藏之或曰誠如
是不宜收名然書也不幾
於名之不可多々之不顧行
多々予安能知子又安
能知夫以然者謂其遂人

之耳也。刻者謂其入人
之心也。遂耳者必教是可
也。然予年六十四年。信一
入人之心。則知我者。或庶幾
乎。予幸其庶幾也。故刻之。

卓吾老子題湖上之聚佛

楠

李溫陵集目錄

卷之一 書答

答周西巖

答李如真

答周若莊

與焦弱侯

答鄧石陽

又答石陽太守

答李見羅巡撫

答焦從吾

答何克齋尚書

復丘若泰

復鄧石陽

復周三魯

答鄧明府

卷之二 書 答

答耿中丞

又答耿中丞

與楊定見

與焦從吾

又與從吾

又與從吾孝廉

復耿中丞

復京中友朋

又答京友

復宋太守

答耿中丞論淡

答劉憲長

答周友山

答周柳塘

與耿司寇告別

卷之三

書答

答耿司寇

答鄧明府

復周柳塘

寄答大中丞

卷之四

書答

與莊純夫

答周二魯

復焦秣陵

又與焦秣陵

復鄧鼎石

寄答京友

答周柳塘

寄答留都

與曾繼泉

與曾中野

書常順手卷呈顧冲菴

卷之五

書答

答劉方伯書

答莊純夫書

與周友山書

又與周友山書

與焦漪園

與劉晉川書

與友朋書

答劉晉川書

別劉肖川書

答友人書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復耿侗老書

與李惟清

與明因

與焦弱侯

與弱侯

與方伯雨來

與楊定見

與楊鳳里

又與楊鳳里

與梅衡湘

附衡湘答書

又

復麻城人書

與河南吳中丞書

答陸思山

與周友山

與友山

寄京友書

與焦弱侯書

卷之六

書答

復士龍悲二母吟

復晉川翁書

書晉川翁壽卷後

會期小啓

與友人書

復顧冲菴翁

又書

又書使通州詩後

附顧冲老送行序

復澹然大士

復李漸老書

與管登之書

觀音問

答澹然師

五首

與澄然

一首

答自信

五首

答明因

六首

卷之七

雜述

豫約小引

一早晚功課

一早晚山門

一早晚禮儀

一早晚佛燈

一早晚鐘鼓

一早晚守塔

一感慨平生

寒窗小話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卷之八

雜述

卓吾論畧

論政篇爲羅姚州作

何心隱論

夫婦論

鬼神論

戰國論

兵食論

雜說

玉合

崑崙奴

拜月

紅拂

卷之九

雜述

童心說

心經提綱

提綱說

無爲說

四勿說

虛實說

定林庵記

高潔說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三蠹記

三叛記

卷之十

雜述

南詢錄引

龍谿小刻

儒林考引

忠義水滸傳序

子由解老序

老子解序

初潭集序

又序

道古錄引

附劉晉川書道古錄首

孫子參同序

附梅衡湘序

墨子批選序

因果錄序

淨土決前引

三教品序

高同知獎勸序

送鄭大姚序

李中丞奏議序

自刻說書序

卷之十一

雜述

先行錄序

時文後序

張橫渠易說序

龍谿先生文抄序

易因小序

讀易要語

關王告文

李中谿告文

王龍谿先生告文

羅近谿先生告文

祭無祀文

篁山碑文

李生十交

自贊

贊劉諧

卷之十二

雜述

石湖卷

與衆樂樂卷

方竹圖卷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讀律膚說

解經題

書決疑論前

解經文

念佛答問

征途與共後語

批下學上達語

書方伯雨冊葉

讀若無母寄書

耿楚空先生傳

附周友山爲明王書法語

題關公小像

三大士像議

卷之十三

雜述

代深有告文

又告

禮誦藥師告文

移住上院遷廬告文

禮誦藥師經畢告文

代常通病僧告文

安期告衆文

告土地文

告佛約束偈

二十分識

因記往事

四海

八物

五歠篇

傷逝

戒衆僧

戒大智

卷之十四

讀史

藏書紀傳總論

藏書紀傳後論

世紀總論

口齊

漢文帝

魏二首

晉司馬氏

宋齊梁陳

燕慕容氏

大臣總論

叔孫通

王導謝安

狄仁傑

公孫弘

盧懷慎

容人大臣

蘭相如

張良

呂好問

晁錯

張騫

王曾

趙鼎

陳亮

富國名臣論

卓茂

徐有功

謀臣論

廝養卒

荀彧

屈原

伍員申包胥

疾生

王章

龔勝等

朱穆

范式孔嵩

田疇

卷之十五

讀史

道學

荀子

孟子

樂正子

文中子

謝良佐

行業儒臣

司馬光

朱子

司馬相如

呂惠卿

章惇

蘇軾

司馬遷

武臣總論

吳起

韓信

趙充國

陳湯

曹瑋

范仲淹

賢將論

馬援

皇甫嵩

李勣

賊臣

秦檜

太子憲

唐宦官

外臣總論

吏隱外臣總論

胡廣

馮道

卷之十六

讀史

曹公二首

楊修

反騷

史記屈原

漁父

招魂

誠子詩

非有先生論

子虛

賈誼

鼃錯

絕交書

養生論

琴賦

幽憤詩

酒德頌

思舊賦

楊升菴集

蜻蛉謠

唐貴梅傳

茶夾銘

李白詩題辭

伯夷傳

岳王并施全

張千載

李淑贈盜

封使君

卷之十七

讀史

宋統似晉

逸少經濟

孔北海

經史相爲表裏

鐘馗即終葵

段善本琵琶

樊敏碑後

詩畫

黨籍碑

無所不佩

荀卿李斯吳公

宋人譏荀卿

季文子三思

陳恒弑君

王半山

爲賦而相灌輸

文公著書

閻然堂類纂引

朋友篇

阿寄傳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管寧華歆

王戎

初潭集賢夫

李固女

李昌夔妻

竹林

陰鳳

金滕

李克

道學

聚書

楊子雲

陸士衡宋處宗

夢

顧長康

禰正平

姜肱

張季鷹

梅

祖逖戴淵

豪客

殷謝

知人

尹敫

孔融

篤義

主維與魏居士書

詆毀

交友

謝公

癡臣

強臣

范文正公

卷之十八

道古錄

卷之十九

道古錄

卷之二十

詩

讀書樂

富莫富於常知足

九日同表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至日自訟謝主翁

朔風謠

題繡佛精舍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游戲偈

哭耿子庸

其二

其三

其四

宿吳門

其二

同深有上人看梅

又觀梅

鄭樓

雞髮

其二

其三

其四

哭貴兒

其二

其三

哭黃宜人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夜半聞鴈

其二

其三

其四

莊純夫還閩有憶

其二

其三

其四

歲暮過胡南老

其二

其三

其四

猛山寺夜坐

慰鄭子玄

其二

其三

寓武昌寄劉晉川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塞上吟

賦松梅

其二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偈二首答梅中丞

懷林答偈附

雲中僧舍芍藥

其二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糗

其二

其三

其四

南池二首

太白樓

其二

恨菊

哭陸仲鶴

其二

九日坪上

其二

其三

除夕道場即事

其二

其三

閉關

元宵

哭懷林

其二

其三

其四

晉陽懷古

過鴈門

其二

渡桑間

初至雲中

贈兩禪客

得上院信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古道通三晉

中州第一程

詠史

其二

其二

却寄

其二

其三

其四

喜楊鳳里到攝山

其三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同周子觀洞龍梅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贈周山人

牡丹時

其二

初到石湖

春宵燕集得空字

中秋劉近城携酒湖上

秋前約近城鳳里到周子竹園

其二

環陽樓晚眺得蒼字

重過曾家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丘長孺生日

謁關聖祠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秋懷

閒步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

其二

乾樓晚眺

其二

其三

贈利西泰

六月訪袁中夫攝山 薜蘿園集贈陽江詞伯

望東平有感 過聊城

過武城 其二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晚過居庸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元日極樂士大雨雪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韻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瑠璃寺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望魯臺禮偈二程詞

李溫陵集目錄

終

李溫陵集卷之一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知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

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渠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于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旣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旣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也旣無以自立則無以自安

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
無以安朝廷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于人也吾恐
縱謙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旣成人矣又
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
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成佛
必待無事是事有礙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無
益于事也佛無益于事成佛何爲乎事有礙于佛佛
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笑哉纔等待便千萬億劫可
畏也夫

答李如真

第學佛人也異端者流聖門之所深闢第是以於孔氏之徒不敢輕易請教者非一日矣非恐其闢已也謂其志不在于性命恐其術業不同未必能開我之眼愈我之疾我年衰老又未敢汎汎然爲無益之請以虛度此有限時光非敢忘舊日親故之恩如兄所云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之云也念第非薄人也自己學問未曾明白雖承朋友接引之恩切欲報之而其道無繇非能報之而不爲之報也承

兄遠教感切難言第第禪學也路徑不同可如之何
且如親民之旨無惡之旨種種不厭不倦之旨非不
親切可聽的可行但念第至今德尚未明安能作
親民事乎學尚未知所止安敢自謂我不厭乎既未
能不厭又安能爲不倦事乎切恐知學則自能不厭
如饑者之食必不厭飽寒者之衣必不厭多今于生
死性命尚未如饑寒之甚雖欲不厭又可能耶若不
知學而但取不厭者以爲題目工夫則恐學未幾而
厭自隨之矣欲能如顏子之好學得與欲如夫子之

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可得與况望其能不倦也乎哉此蓋或侗老足以當之若弟則不敢以此自足而必欲人人同宗此學脉也何也未能知學之故也未能自明已德故也未能成已立已盡已之性故也惟德有未明故凡能明我者則親之其不如已者不敢親也便佞者善柔者皆我之損不敢親也既不

敢親則惡我者從生焉我惡之者亦從生焉亦自然之理耳譬如父之於子然子之賢不肖雖各不同然

爲父者未嘗不親之也未嘗有惡之之心也何也父

既有子則田宅財帛欲將有托功名事業欲將有寄
種種自大父來者今皆於子乎授之安能不以子爲
念也今者自身朝餐未知何給暮宿未知何處寒衣
未審誰授日夕竊竊焉唯恐失所尚無心于得子又
安知有子而欲付托此等事乎正第之謂也此第於
侗老之言不敢遽聆者以此也第非薄於故舊之人
也雖欲厚之而其道固無從也吁安得大事遂明輪
迴永斷從此一聽長者之教一意親民而宗不厭不
倦學脉乎且兄祇欲爲仁不務識仁又似于孔門明

德致知之教遠矣今又專向文學之場精研音釋等事似又以爲仁爲第二義矣襍學如此故第猶不知所請教也非薄之謂也念兄未必能開第之眼愈第之疾也大抵兄高明過于前人德行欲列于顏閔文學欲高于遊夏政事不數于求由此亦惟兄之多能能自兼之第惟此一事猶惶惶然恐終身不得到手也人之賢不肖懸絕且千萬餘里真不可槩論有如是哉第今惟自愧爾矣

答周若莊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
是本亂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
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而謂所
薄者厚無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談者乃舍明
德而直言親民何哉不幾二令本而圖末薄所厚而
欲厚所薄乎意者親民卽明德事邪吾之德旣明然
後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
之道所當如是非謂親民然後可以明吾之明德之

謂也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
强人之所本無故又示之曰在止於至善而已無善
無惡是謂至善於此而知所止則明明德之能事畢
矣由是而推其餘者以及于人於以親民不亦易易
乎故終篇更不言民如何親而但言明德故不言德
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
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
何物所致者何知蓋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
故既知所止則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爲知止

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觀大學如此詳悉開
示無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贊之曰人能知
止則常寂而常定也至靜而無欲也安安而不遷也
百慮而一致也今之談者切已自反果能常寂而常
定乎至靜而無欲乎安固而不搖乎百慮而致之一
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許明德自任而
欲上同於大人親民之學也然則顏子終身以好學
稱曾子終身以守約名而竟不敢言及親民事者果
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學邪世固有終其身覓師

友親近善知識而卒不得收寧止之功者亦多有之
况未嘗一日親近善知識而遂以善知識自任可乎

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
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
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缺
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
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
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耳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

入非生長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蓋能活人亦能殺
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爲安倚之以爲
常也明矣然而鯤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
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
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
爲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邪自生自歿
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况人
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
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

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生復乘之而去矣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爲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爲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亘若大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于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

人之中亦決不生豪傑古今賢聖皆豪傑爲之非豪傑而能爲聖賢者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爲賢聖而乃索豪傑于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爲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傑決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真志要爲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荅鄧石陽

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吃飯無倫物矣
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
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
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于倫物上識真空不當于倫
物上辨倫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於倫物上加
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
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于此明
察得真空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入于
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

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有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爲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空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撮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第老矣作筆

艸艸甚非其意兄尚有志易簡之理不願虛生此一
番則第雖吐肝胆之血以相究證亦所甚願如依舊
橫此見解不復以生歿爲念千萬勿勞賜教也

又荅石陽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學非虞廷精一之學也精則
一一則不二不二則平一則精精則不疎不疎則寔
如渠老所見甚的確非虛也正真寔地位也所造甚
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蓋親得趙老之傳者雖
其東西南北終身馳逐于外不免遺棄之病亦其迹

耳獨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則人人殊有如面然而面則千萬其人亦千萬其面矣人果有千萬者乎渠惟知夫人之無千萬也是以謂之知本也是以謂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萬而一聽其自千自萬也是以謂之至一也是以謂之大同也如其迹則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猶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陽明老也若其人則安有數老之別哉知數老之不容分別此數老之學所以能繼千聖之絕而同歸于一以貫之之旨也若繫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

之有異因疑其人之有異而遂疑其學之不同則過矣渠正充然滿腹也而我以畫餅不充疑之渠正安穩在彼岸也而我以虛浮無歸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者故第亦願兄之加三思也使兄之學真以朱子者爲是而以精一之傳爲非是則第更何說乎若猶有疑于朱子而尚未究于精一之宗則兄于此當有不容以已者在今據我二人論之兄精切于人倫物理之間一步不肯放過我則從容于禮法之外務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誠靜聽而

細觀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
看我以不一看我誤矣但得一萬事畢更無有許多
物事及虛寔高下等見解也到此則誠意爲真誠意
致知爲真致知格物爲真格物說誠意亦可說致知
亦可說格物亦可何如何如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
務共證盟千萬古事業勿徒爲汎汎會聚也

荅李見羅巡撫

昔在京師時多承諸公接引而承公接引尤勤發蒙
啓蔽時或未省而退寔沈思旣久稍通解耳師友深

恩永矢不忘非敢佞也年來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
質單獨力難就恐遂爲門下鄙棄故往往極意參尋
多方選勝冀或有以贊我者而詎意學者之病又盡
與某相類邪但知爲人不知爲己惟務好名不肯務
寔夫某旣如此矣又復與此人處是相隨而入於陷
穽也無名天地之始誰其能念之乎以故閉戶却掃
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
年少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
用可以省却枳朮九子矣及其飽悶已過清景遙可

則仍舊如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踪跡如此豈
誠避人哉若樂于避人則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
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鄉遊也公其以我爲誠然否
然則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懼朝聞之真志聰明
蓋世剛健篤生卓然不爲千聖所搖奪者未可遽以
與我共學此也蓋必其人至聰至明至剛至健而又
逼之以夕死急之以朝聞乃能退就實地不驚不震
安穩而踞坐之耳區區世名且視爲浼已也肯耽之
乎向時尚有賤累今皆發回原籍獨身在耳太和之

遊未便卜期年老力艱非大得所不敢出門戶且山水以人爲重未有人而千里尋山水者也閑適之餘著述頗有嘗自謂當藏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今者有公則不啻玄晏先生也計卽呈覽未便以覆酒甕其如無力繕寫何飄然一身獨往何難從此東西南北信無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點名心難終脫却然亦不須脫却也世間人以此謂爲學者不少矣由此觀之求一真好名者舉世亦無則某之閉戶又宜矣近作二首附便請正于左

答焦從吾

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希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弃之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

年未歿將語孟遂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宜閉秘
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
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
非予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
標致真英雄子畫作罷軟漢矣真風流名世者畫作
俗士真啖名不濟事客畫作褻衣大冠以堂堂巍巍
自負豈不真可笑耻也哉因知范曄尚爲人傑後漢
尚有可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
非堪爲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與俗士觀之望

兄細細批閱一過如兄的然以爲無害則題數句于
前發出第編次本意可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文字于
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
兄斟酌行之第旣處遠勢難遥度但不至取怒于人
又不至污辱此書即爲愛我中間差訛甚多須細細
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易此吾精神心術所繫
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本欲與上人偕往面承指
教聞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微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
矣生平慕西湖佳勝便于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

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夫我旣已出家矣特餘此種種耳又何惜此種種而不以成此名耶或一會兄而往或不及會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徃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鬚老而無髮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從此未湮槃之日皆以閱藏爲事不復以儒書爲意也前書所云鄧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機即是第二機月泉和尚以婢爲夫人也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豁渠和尚以爲真有第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

果致虛極而守靜篤者乎何也蓋惟其知寔之爲虛
是以虛不極惟其知動之卽靜是以靜不篤此是何
等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之哉故曰億則屢中非不
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
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并以與兄共證斯事
乎潘雪松聞已行取三經解已刻在金華雪松當必
有刻相遺遺者多則分我一二部我於南華已無稿
矣當時特爲要刪太繁故于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
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蓋爲蘇註未愜故就原本

添改數行心經提綱則爲友人寫心經畢尚餘一幅
遂續墨而填之以還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娛不
意遂成木灾也若藏書則真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
乎旣已行取便當居言路作諍臣爲顯官矣不肖何
以受知於此老也其信我如是豈真心以我爲可信
乎抑亦從兄口頭來便相隨順信我也若不待取給
他人口頭便能自著眼睛索我于牝牡驪黃之外知
卓吾子之爲世外人也則當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
氏藻鑑之外可以稱具眼矣

荅何克齋尚書

某生于閩長于海丐食于衛就學于燕訪友于白下
膺正于四方自是兩都人物之淵東南才富之產陽
明先生之徒若孫及臨濟的派丹陽正脉但有一言
之幾乎道者皆某所叅禮也不扣盡底蘊固不止矣
五十而至滇非謀道矣直糊口萬里之外耳三年而
出滇復寓楚今又移寓于楚之麻城矣人今以某爲
麻城人雖某亦自以爲麻城人也公百福具備俗之
人皆能頌公某若加一辭贅矣故惟道其平生取友

者如此

復丘若泰

丘書云僕謂丹陽寔病柳塘云何有于病且要反
身默識識默耶識病耶此時若纖念不起方寸皆
空當是丹陽但不得及此境界耳柳塘東附覽幸
教之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即有此海既有此病
卽有此苦丹陽安得而與人異邪人知病之苦不知
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

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至矣苦樂相乘是輪迴種因苦得樂是因緣法丹陽雖上僊安能棄輪迴舍因緣自脫于人世苦海之外邪但未嘗不與人同之中而自然不與人同者以行糧素具路頭素明也此時正在病只一心護病豈容更有別念乎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叅于其間乎是乃真第一念也是乃真無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真纖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寔境也非謂必如何空之而後可至丹陽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寔際便不空矣

復鄧石陽

昨承教言對使裁謝尚有未盡謹復錄而上之蓋老
丈專爲上上人說恐其過高或有遺弃之病第則直
爲下下人說恐其沈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謂出家
兒者祇知有持鉢糊口事耳然世間惟下下人最多
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則舉世絕少
非直少也蓋絕無之矣如第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
絕無者舉世旣無之矣又何說焉年來每深嘆憾光
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爲國出力徒竊

其俸餘以自潤既幸雙親歸土弟妹七人婚嫁各畢
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予連生四男三女惟
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順體素羸弱以爲第姪已滿
目可以無歎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之而不能非
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
下時時煩懣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
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棄于人倫之外者
平生師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盡是仕宦忠烈丈夫
如兄輩等耳第初不敢以彼等爲徇人彼等亦不以

我爲絕世各務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遠而形迹頓遺願作聖者師聖願爲佛者宗佛不問在家出家人知與否隨其資性一任進道故得相與共爲學耳然則所取于渠者豈取其棄人倫哉取其志道也中間大畧不過曰其爲人倔强難化如此始焉不肯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倔强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强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則雖倔强何益雖出家何用雖至于斷臂燃身亦祇爲喪

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補也故苟有志于道則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釋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學佛者非學其棄淨飭王之位而苦行於雪山之中也學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學孔子者非學其能在家也學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爲是則今之在家學聖者多矣而成聖者其誰邪若以出家爲非則今之非釋氏者亦不少矣而終不敢謂其非佛又何也然則學佛者要于成佛爾矣渠旣學佛矣又何說乎承示云趙老與胡氏書極詆渠之非曰

雲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墻登壘之態覽教至此不覺
泫然斯言毒害寔刺我心我與彼得無盡隨其中而
不自知者乎當時胡氏必以致仕爲高品輕功名富
貴爲善學者故此老痛責渠之非以曉之所謂言不
怒則聽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盡知求富貴利達者
之爲乞墻矣而孰知雲水瓢笠之衆皆乞墻邪使胡
氏思之得無知斯道之大而不專在于輕功名富貴
之間乎然使趙老而別與溺于富貴功名之人言之
則又不如此矣所謂因病發藥因時治病不得一槩

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吾謂趙老真聖人也渠當終身
依歸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邪然要之各從所好
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獨念乞墻之孱
心寔耻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聞見以爲
聰明或籍耳目以爲心腹與或憑冊籍以爲斷案或
依孔佛以爲泰山與有一于此我乃齊人又安能笑
彼渠也此第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承諭欲
第便毀此文此寔無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
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賢者賢欲

毀者毀各不相妨礙此學之所以爲妙也若以喜者爲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兄又以毀者爲是而復責弟之不毀則是各見其是各私其學學斯僻矣抑豈以此言爲有累于趙老乎夫趙老何人也巍巍泰山學貫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則亦無貴于趙老矣夫惟陳相倍師而後陳良之學始顯惟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而後夫子之道益尊然則趙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謂渠惜其以倍師之故頓爲後世嗤耳則渠已絕棄人世邈儒歸佛陷于大戮而不自

愛惜矣吾又何愛惜之有焉吾以爲渠之學若果非則當以此暴其惡于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改之若果是則當以此顯其教于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爲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爲大同也且觀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讀異端之書者乎堂堂天朝行頒四書五經于天下欲其幼而學壯而行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罰如此其詳明也然猶有束書而不肯讀者况佛教乎佛教且然况鄧和尚之語乎况居士數句文字乎吾恐雖欲拱

手以奉之彼卽置而弃之矣而何必代之毀與弃也
第謂兄聖人之資也且又聖人之徒也第異端者流
也本無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爲異
端相襲而排擯之者不知其幾百年矣第非不知而
敢以直犯衆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國家以
六經取士而有三藏之收以六藝教人而又有戒壇
之設則亦未嘗以出家爲禁矣則如渠者固國家之
所不棄而兄乃以爲棄邪屢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
能不動念然謂第欲使天下之人皆弃功名妻子而

後從事于學果若是是爲大蠢第不如是之愚也然
斯言也吾謂兄亦太早計矣非但未卯而求時夜者
也夫渠生長于內江矣今觀內江之人更有一人效
渠之爲者乎吾謂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鑊而後白刃
驅而之出家彼寧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願也
而謂一鄧和尚能變易天下之人乎一無緊要居士
能以幾句閒言語能使天下人盡棄妻子功名以從
事於學佛乎蓋千古絕無之事千萬勿煩杞慮也吾
謂真正能接趙老之脉者意者或有待于兄耳異日

必有端的同門能共推尊老丈以爲師門顏閔區區
異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並驅爭先也則此鄙陋之
語勿毀之亦可然我又嘗推念之矣夫黃面老瞿曇
少而出家者也李耳厭薄衰周亦遂西遊不返老而
後出家者也獨孔子老在家耳然終身周流不暇暖
席則在家時亦無幾矣妻旣出矣獨一子耳更不聞
其再娶誰女也又更不聞其復有幾房妾媵也則于
室家之情亦太微矣當時列國之主盡知禮遇夫子
然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淅而行

則曰明日遂行則于功名之念亦太輕矣居常不知叔梁紇葬處乃葬其母于五父之衢然後得合葬于防焉則于掃墓之禮亦太簡矣豈三聖人於此顧爲輕于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遺弃之病哉然則渠上人之罪過亦未能遽定也然以予斷之上人之罪不在于後日之不歸家而在于其初之輕于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即棄父母矣所貴于有子者謂其臨老得力耳蓋人既老便自有許多疾病苟有子則老來得力病困時得力臥牀難移動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

力五内分割痛苦難忍時得力臨終嗚咽分付訣別
聲氣垂絕時得力若此時不得力則與無子等矣又
何在于奔喪守禮以爲他人之觀乎往往見今世學
道聖人先覺士大夫或父母八十有餘猶聞拜疾趨
全不念風中之燭滅在俄頃無他急功名而忘其親
也此之不責而反責彼出家兒是爲大惑足稱顛倒
見矣吁吁二十餘年傾蓋之友六十七歲皓皤之夫
萬里相逢聚首他縣誓吐肝胆盡脫皮膚苟一毫衷
赤不盡尚有纖芥爲名作誑之語青霄白日照耀我

心便當永墮無間萬劫爲驢與兄騎乘此今日所以
報荅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縱兄有憾我終不敢有怨

復周三魯

三魯壯年雄才抱璞未試者也如僕本無才可用故
自不宜于用豈誠與雲與鶴相類如三魯所許與者
哉感媿甚矣夫世間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難非虛言
也唯無其才而虛有其名如殷中軍以竹馬之好欲
與大司馬抗衡以自附于王謝是爲不自忖度耳此
則僕無是矣僕惟早自揣量故毅然告退又性剛不

能透蛇性疎稍好靜僻以此日就鹿豕群無賴蓋遠
所宜然如三魯大才盛年際明世正宜藏蓄待時爲
時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見用于世者世旣
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與無才者等不使無才者
疑有才者忌所謂容貌若愚深藏若虛老聃是也今
觀渭濱之叟年八十矣猶把釣持竿不顧也使八十
而歿或不歿而不遇西伯獵于渭縱遇西伯而西伯
不尊以爲師敬養之以爲老有子若發不武不能善
承父志太公雖百萬韜畧不用也此皆所謂善藏其

用者也若夫嚴子陵陳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
用之心無必用之形故被裘墮驢終名隱士雖不遁
心而能遁迹雖不見用才亦見隱才矣黃老而下可
多見邪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時
不必明良道不論泰否與世浮沈因時升降而用常
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夷吾輩是也此
其最高矣乎乃若切切焉以求用操一己之繩墨持
前王之規矩以方枘欲入圓鑿此豈用世才哉徒負
却切切欲用本心矣吾儒是也幸而見幾明決不俟

終日得勇退之道焉然削跡伐木餽陳畏匡其得免者亦幸耳非勝筭也今三魯親遭明時抱和璧如前數子皆所熟厭當必有契詣者僕特崖畧之以俟擇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此儒之所以卒爲天下後世非笑也

荅鄧明府

何公歿不關江陵事江陵爲司業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滿

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爲江陵所攝於是撫然便有惧色蓋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寔所謂雄不並立于世者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不記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爲讎然亦未嘗讎何公者以何公不足讐也特何公自爲讐耳何也何公必爲首相必殺我之語已傳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無有緣聞是誰不甘心何

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爲也故巡撫緝訪之于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閣門應城李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發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于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之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之事應城者如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灰又安可得

耶江陵此事甚錯其原起於憾吉安人而必欲殺吉安人爲尤錯今日俱爲談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追其心不責其過而責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復並論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論甚見中蘊可爲何公出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李溫陵集卷之一